

文革博物馆专集（四十）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一）

〔作者简介〕

宋永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硕士，印地安纳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硕士。出版有《文学中的爱情问题》（上海，1985），《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湖南，1986），《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台北，1993）。发表有英文，俄文论文数十篇，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和东亚图书馆中国文献学者。现任美国狄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技术部主任。

孙大进，美国图书馆协会及美国东亚图书馆协会会员，美国依利诺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主要研究兴趣含图书馆自动化及Internet网络资源应用。发表有关图书馆与信息技术方面的英文文章数篇。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技术部主任。现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任职。

∞ ∞ ∞ ∞ ∞ ∞ ∞ ∞ ∞ ∞

目 录

序一 杨曦光

序二 王绍光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一．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1.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2. 做顶天立地的人
3. 从对联谈起
4. 谭力夫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
5.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6. 紧急联合通告

二．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1. 出身论
2. 出身论之二：谈“纯”
3. 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4. 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5. 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6. 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7. 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三．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1. 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2. 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3.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四．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1.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 五. 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1. 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 六.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1. 中国向何处去
 2. 我们的纲领
 3. “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的决定
 4. 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5. 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 七. 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1. 北斗星学会宣言
 2. 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要）
 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摘要）
 4.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摘要）
 5. 决派宣言（摘要）
 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摘要）
- 八. 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
1. 和周泉缨谈话纪要（摘要）
 2. 四一四思潮必胜
 3. 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 九. 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1. 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2. 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3. 中串会：一切为了九大
- 十. 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1.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
 2.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本文）

后记

∞ ∞ ∞ ∞ ∞ ∞ ∞ ∞ ∞ ∞

序 一
• 杨曦光 •

看到宋永毅，孙大进先生编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惊喜之余，也深感触动创伤的痛苦。宋永毅先生的总论是我看到的对文革分析最深刻的文章之一。它摆脱了中国政府官方对文革歪曲宣传造成的偏见，不再在“两条路线斗争”，“拨乱反正”，“十年浩劫”这套话语系统中讨论文革中的现象。它特别指出文革中的变相结社自由和有限的出版自由这种制度变化造成的异端思潮迭起这一特点。此

书特别给各种文革中曾出现的各种思潮以平等的处理，不管是保守派的联动思潮，反中央文革思潮，还是造反派的反血统论思潮，和省无联思潮以平等的处理，编者在总论中对它们也有相当客观的评价。

这是跳出了那些视保守派思潮为正确路线和视造反派思潮为错误路线的流行看法的束缚。最近我还看到有文章将造反派争权视为“野心家”而将保守派争权视为正统和天经地义，这篇文章的作者自视为研究文革的权威，但却不认真引用前人对文革的研究。

此书最可贵之处是揭示了文革中的异端思想与后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关系，恢复了历史连续性的本来面目。

可惜的是此书中收集的文革思潮大多是文革史的杰出学者陈佩华所称的文革中期（1966年末至1968），变相结社自由中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社会上一般不知道的中国地下政党活动中的思潮并没有包括在内。而且此书中即使象李一哲大字报这种文革后（按陈佩华关于文革的定义）的文章也都没有跳出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框框。但在文革第三阶段及文革后，李一哲大字报发表前，一些造反派中就出现了反革命和代议民主，人权思潮。但那时已没有变相结社自由，文革中有限的出版自由也不再存在，所以那种反革命思潮，立宪民主思潮，和人权思潮都不能见诸文字。而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派非常成功地将中国思想界控制在他的“拨乱反正，批判极左路线”这样一种反立宪民主，坚持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话语系统中，因而再次以思想专制使文革后渐趋成熟的异端思潮失去连续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再看不到文革异端思潮及其成熟后的立宪民主思想，我们从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看到的又是革命情绪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1989年前有两篇文章其实代表了文革中异端思想的成熟，但却由于邓小平思想控制的成功，而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注意。一篇是刘国凯1979年的《文化革命简析》，另一篇是我1987年的《一位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篇文章力图独立于邓小平“批极左路线”的思想控制，保持文革中造反派异端思想的独立性。而第二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反革命思想，将立宪民主与革命民主主义相区别，提出了政党自由，禁止政治迫害这样一些诉求。这都代表了一九七〇年造反派中异端思想成熟的倾向，也比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更为成熟。

我希望这本书作为中国人尊重历史连续性的一个引子，使我们能进一步反省中国自清末以来的立宪过程，使台湾目前的立宪民主所继承的中国历史上的立宪民主精神能在中国大陆恢复其连续性，也使中华民国用公平选举分配政治权力的宪政游戏规则在整个中国实现。

□ 1996年7月

∞ ∞ ∞ ∞ ∞ ∞ ∞ ∞ ∞ ∞

序 二

• 王绍光 •

近三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

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

“……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

显然，这个“北斗星学会”是由一批自以为“善于思考问题的人”组成的。宣言的结尾一句，更显示出锐不可挡的气势：

“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不久，我便打听到，“北斗星学会”的灵魂人物是华中工学院的两位学生，一位叫鲁礼安，一位叫冯天艾。从此，我开始留心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思想像他们的文字一样超凡脱俗、振聋发聩。当时的主流造反组织正忙于在形成“大联合”、结合“革命干部”组织“革委会”的过程中争夺更多的权力，而鲁礼安、冯天艾和他们的同志却大谈，“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消灭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常备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新农村”、“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派性斗争的一片喧嚣声中，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在理念上，我不能接受这些在我看来过于激进的主张；但在感情上，我却十分钦佩鲁礼安和冯天艾的过人胆识和文采。

一九六八年夏，鲁礼安和冯天艾先后入狱。一九六九年秋，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九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把“北斗星学会”和鲁礼安搞的另一组织“决派联络站”（全称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以及鲁冯二人主持的刊物《扬子江评论》统称为“北决扬”，并把“北决扬”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和“武汉的五一六”。由此，“北决扬”的名声传到了武汉以外，成为全国著名的“新思潮”的流派之一。

一九八六年，文革二十周年之际，我开始回头研究文革。武汉的“北决扬”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潮”成为博士论文中三章的内容〔1〕。尽管，当时我化了近一年时间查阅武汉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美国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章报刊，但除了武汉的“北决扬”、长沙的“省无联”和广州的“李一哲”以外，我没能找到其它代表“新思潮”的文献。由于资料的缺乏，理清“新思潮”发展的脉络十分困难。我论文中对“新思潮”的讨论也因此显得比较单薄。因为这个原因，二年后，当我把论文修改成书时，便将关于“新思潮”的讨论忍痛完全删除了〔2〕。

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我应邀为一个文革研讨会提交一篇关于“新思潮”的文章。无独有偶，国内的几位文革专家也对“新思潮”表示极大的兴趣。但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原始文件不足。北京的朋友向我要武汉“北决扬”的材料，我则向北京的朋友讨北京能找到的材料。而我们都无法接触到其它地方有关“新思潮”的文献。正在我们大为苦恼之时，“及时雨”出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宋永毅先生告诉我们，他正在编辑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资料集。依据宋先生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我得以对“新思潮”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线索重新进行认定和梳理，而加深了自己对“新思潮”历史意义的认识〔3〕。我相信，凡是对文革，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尤其是对文革中的“新思潮”有兴

趣的朋友，都会感谢宋永毅先生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编辑这样一本内容详实的原始资料集。

只有曾经花大力气试图收集此类材料的人，才能体会宋永毅先生的工作对文革史研究的贡献有多大。文革中的小报和传单有很强的地域性，一般只在本地流传，外地很少能看到。因此，传到海外的文革小报主要来自北京（经由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和广东（经由港客）。其它地区的小报，在海外流传的总数也许不小，但极不完整、极不系统。在国内，文革后期，官方几次收缴文革小报，使藏在民间的小报遭到很大损失。各地图书馆虽然收藏有大量文革小报，但它们不对公众开放；即使是研究人员也要凭特殊介绍信和特殊关系才能有所接触。这几方面的限制，使得编辑这类资料集困难重重。只有宋永毅先生才能担此重任。作为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宋永毅先生当年就收藏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作为东亚图书馆员，他懂得如何在卷帙浩繁文革文献中发掘瑰宝；作为文革史研究的大力促进者，他的热情，他的真诚，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不少朋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收藏品，共襄此举。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能编出包含如此之多“海内孤本”资料集的人，除了宋永毅先生，别无他人。我也希望本书的读者，如果手中掌握未曾收集在此的文革异端思潮文献，能与宋先生联系，使此书再版时能不断充实。文革已过去了三十年，但文革研究只能算刚刚起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耕耘这片肥沃的园地吧！

1996年8月4日 美国新港

注 释

〔1〕 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2〕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不过论文的中译本《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保留了关于“北决扬”的部分。

〔3〕 Shaoguang Wang, “The New Trends of Thought among Radical Group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6 July 1996.

∞ ∞ ∞ ∞ ∞ ∞ ∞ ∞ ∞ ∞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作为人类最古老文明的一支主脉，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并不乏洪波涌起，星汉灿烂的局面。但就其思想史而论，思潮迭起，学派林立的景观却非常罕见。自周文武王到民国五四的数千年间，还仅有二次蔚为大观。第一次可上溯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第二次却已是本世纪初五四文化革命期间。如果说近三千年前的诸子百家的兴盛是由于周王朝王权式微，礼崩乐坏，完全失去了在政治、军事和思想上一统天下的能力，那么诸侯兼并，战国并峙以及群雄为谋天下而兴的“养士之风”正从诸侯割据的地理上和多元政治的需要上保障了诸子百家的共荣共存。自秦汉以降，伴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和思想统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无论在思想上和规模上都可以和封建正统思想分庭抗礼的众多学派。

然而，即使在这数千年漫长的黑铁时代，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大脑也仍没有停止其异端的思考。尽管叛逆的呼声极其微弱，其思想的闪光更包裹着扭曲的，乃至怪

诞的外壳。但“异端”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两汉，有以王充（27——约97）的《论衡》发“疾虚妄”之论；魏晋，有嵇康（711——794），刘伶等“竹林七贤”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声。即便在理学盛行的宋明之际，仍有王阳明（1472——1528）的“心明便是天理”之说与王船山（1619——1692）的“天下惟器”之论。至于李贽（1527——1602），更公开以“异端”自居，挑战孔孟之说，结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被迫害致死。

五四是一个异端思潮正面地、大规模地挑战正统思想的史无前例的时代。一时社团林立，学派纷起。无论是陈独秀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声呼唤，还是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求实态度，抑或鲁迅对“礼教吃人”的激愤控诉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都是一种挑战与颠覆正统的异端合力。探究五四思潮迸发，异端迭起的景观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外来思想的大规模冲击，影响；另一方面，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一统天下，各地仍是割据局面。此外，执政者对于思想自由，尚取相对开明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教育部的小金事鲁迅，竟一状告败了教育总长的章士钊〔1〕。

二十年代末以后，中国思想文化中心南移上海。十里洋场中西方列强们的租界——尽管它们均是形形色色的屈辱的条约的产物——却匪夷所思般地保护了种种自由民主思潮，从而也保护了共产主义思潮这一当时最大的异端。

纵观自春秋战国到民国五四思想史的沿变，我们可以大略揣测出这样一些并不成体系的结论：其一，中国历史上社团，学派林立，异端思潮纷起的壮观大致只发生在中央集权并不强大时期；其二，它同时常发生在政体变动，思想桎梏松弛之际。反之，即便有异端的存在，也不过是几丝形式扭曲的微弱之光而无法透过如磐的夜气，更枉论会形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中国正是一个反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社会主义”。历经“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等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奴役已从政治、经济延伸到每个人的心灵，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抗议都会立即招致精神、肉体的双重消灭。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政治黑洞中，异端思潮是无法产生与风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十年天翻地覆的文革，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制的思潮——作为共产主义的异端，是决不会如此迅捷地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播与认同的。或许，至今我们还只能悲哀地看到一个无声的中国。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十七年长夜茫茫万马齐喑局面的终止和一个新的万象杂陈，异端初露局面的开始。仅就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就有数十种之多：“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论”，“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经济主义思潮”，“省无联思潮”，“四一四思潮”，“李一哲思潮”……作为社会性的异端，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最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常常是一论既出，震栗全国（如“血统论”）；或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如“出身论”），甚至发展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数十万云集广场的群众已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这样异端口号作为他们共同斗争的信仰。一句话，这种异端的社会思潮以其流行性与普遍性绝然不同于异端的个人思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如张志新，王申酉等，也曾拍案奋起，反对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但他们先知先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则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

【1】 1925年8月，身任教育部金事的鲁迅因支持北京女师大的学生风潮而被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免职。鲁迅即向平政院控告，获胜诉。详情可见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71—175页。

（未完待续）

~~~~~  
【运动记愧】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一位编辑的忏悔

• 韦君宜 •

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象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辟！”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辟！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管组稿出书。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我才从干校回来，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则，今后决不再发表只字作品。但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却不得不管，无法逃脱。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和这些作者接触。

这些作者，大部份是生平从未写过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组织者接到党委指令，某某题材重要，于是便把这些入集中起来。这些人中有具备一点写作能力的，有勉强拼凑完成任务的，有想学时髦写几句的，还有很想写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这生



活没有认识的，或者自己的认识与领导上的意图完全两样的……而我这时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

我记得我第一条需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一条使得作者和我都动尽脑筋。有一本在当时销了好几十万的书，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写的“走资派”不准搞机械化，农民积极分子弄了些拖拉机零件来，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机。生活内容很少，也不大有现实性，但好歹也还算一件说得过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阶级斗争，那就得把意见不同的双方写成两个阶级，敌对阶级还要具体破坏，这就更难了。作者想出一个隐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这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但是，还不行，如何破坏拖拉机？作者从没有见过。我这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作者把“作品”编圆。于是我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给我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如是，就算我帮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这样做，曾想过这完全不是艺术吗？当然也偶然想过一下。但那时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不艺术，而是任务。这个时代，给我的任务就是编出这样的书来，使它象个故事。我是一个补鞋匠。记得有一本书叫《东风浩荡》，写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工程师和一个无产阶级思想的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两个人整整空论了一章。我一看，这样多空话，读者看得下去吗？劝作者删一删，这就是我的“艺术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的范本，因为他能编得比较象个故事。其中当然必须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他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员，搞阶级破坏。自从他这一招问世，于是纷纷模仿，有男地主化装为女人的，有用烟头破坏自己的脸化装为麻子的，所谓“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几位作者听说阶级斗争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写些农村土地主，于是就提高到局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又提高到“苏修”和国民党直接派进来的特务。既然一定要写这些东西，而作者对这些又实在毫无知识（不是说生活），于是就要编辑帮忙。我实在无法，正赶上文化宫有公安局办的特务罪行展览会，我就出主意，带着二位作者去参观。也真亏他们的脑筋灵，看了两回就有了故事，后来小说居然出来了。

这样的小说，那时还多的是。象：《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但是，是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级，破坏艺术吗？不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情，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在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那编辑组长再次提到，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又把小标题《堵挡》，改成颇有战斗性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记得浩然苦笑着对我说：“我不同意他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还想保护一点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象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

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胡尹强，写的中学生活，主题是按照当时的教育思想，反对死读书，要动手做，内容还是真实活泼，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接手这本书。书中的老校长，可以看得出是一个热爱教育、一心教好学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走资派”。作者写他为了让学生及时回来参加毕业考试，自己连早饭都不吃，拿着两个包子亲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学生，这实在叫人不忍

说他是“走资派”。可是怎么办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后无奈，改成发了洪水，全县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这校长竟为了学生成绩，把正在战斗的学生从堵洪水的大坝上硬拉走了。我说：“不行，如果全县发了这样大水，县委也得下令各单位先停止业务，大家抢险。这么改说不通。”但是没办法，必须让这个校长当“走资派”。我也别无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个艺术形象砍杀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的，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我物色到了两个下放插队的姑娘，文笔不错。“第一号英雄人物”选定为她们插队青年中一个挺泼辣能干的姑娘。第一稿，老实说是不错的。写这些青年想法儿改善那穷得要命的陕北农村，做种子改革实验，和不卫生的习惯斗争，自己冒险学做医生，救活农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糟糕就糟糕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陕北土改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又是真刀真枪干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时候人人知道的口号是肉体消灭地主。到了这时候，哪里还找得出地主？不是杀光也是死掉了。说陕北还有土地革命前遗留的地主，当地农民听了也会诧为奇谈。我主张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闹一次反贪污就完了（作者原来有写贪污案的意思）。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生死斗争，是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作者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闸。”那位同志就领着作者去参观并讲解，最后这样照写了。年轻的女作者对我悄悄地说：“我实在不愿意让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实生活中她的同学）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一番，那成什么局面？怎么下笔……”我懂得她的意思，这不是叫她创作，这是侮辱她。干脆说，侮辱一个作者。但是在我们那天开会“集体创作”中还是通过了。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

这类事情我还遇见过多次。起初是斗地主，后来提高为斗负责干部、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记得那部写伐木人的，起初是说那个局长在育林指导思想方面有错误（主张大伐，而不主张…重多育），这还说得过去。到后来追他的思想根源，原来那位正确的书记是工人出身，这位错误的局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再追下去，当年他参加革命不是真的，参加学生运动也是骗人，甚至还偷偷做过出卖人的事，说什么老干部全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头呢？

接二连三，都是这类情节。一个很难得的蒙族工程师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师（技术员）才肯搞创造；一个现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原来是个大特务，在指挥破坏矿山……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我本人只当登台陪斗，看着书中人物挨骂却无能为力，叫我有什么办法替他们一个一个翻案？

到后来，看稿看得多了，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参加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讼状。这里面有些文章，说的那些罪状，好似过去我确曾见过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恶极，而实际上竟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一位比我早三级的同学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很用功，从抗战开始，他这个书呆子便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跟到冀中参加革命。他是学工科的，在部队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药、手榴弹，还跑北平为部队采购药品和电台，谁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以特务罪被枪毙，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同学们见到都既惊讶又传以为戒，一提起他就是“隐藏的坏人”。又是谁想到，过了几十年后查清，原来是场冤狱！

还有一位，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学联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还在武汉负责筹备全国学联大会。会散后，领导上留他在武汉工作，他

却执意要回山东微山湖拿枪杆子抗战，说：“我们给国民党帮忙帮得够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们自己的队伍去了。”这样一个人，却在微山湖的“湖西肃反运动”（闻为康生领导）中，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可能因为他是学生运动中的名人，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们真情，只听说他是抗日“牺牲”了的。所以杨述曾写过追悼他的诗，还说是：“我闻君就义，矢志与君同。”到后来才知道是这么一个死法，早知如此，是决不能“与君同”的。

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就和当时我们那些小说里写的知识分子坏蛋一样，公布的罪状也一样。但是，这是多么可痛可恨的捏造，多么无耻的罗织诬陷啊！这也能叫做“文学”吗？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朴素的真实的作品，而一见到想以编造一鸣惊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这点病谤。

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当然，知识分子也有投敌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种人都有，都可以写。但是，让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对人的基本态度！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才忙着下令，让当时正在炮制中的这类“青松”式作品赶快停工。但是有许多部作品正在进行中，有的编辑单纯从业务出发，觉得半途丢掉太可惜，还有的已经改完了，发排了。为了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争论过。同时，我尽力帮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实的作品，能够出版，和读者见面，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忏悔自己错误的行为。后来有的同志写文章，对于我这样当编辑颇有褒词。而我还能有别的改正自己罪过的做法吗？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

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

□ 摘自《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 ∞ ∞ ∞ ∞ ∞ ∞ ∞ ∞ ∞

附：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  
• 方 舒 •

听朋友谈起中国大陆最近出了几本好书，其中之一就是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人生丛书”中的一本，由丁宁女士担任责任编辑。最近，国内有人给我带来了这本书，一口气读完，真是感慨良多。

韦君宜是一位在三十年代就投身共产革命的老干部，她也是一位出身名门闺秀的知识女性，同时她还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并长期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

在中共新闻出版界有“才女”之称。这本《思痛录》，是韦君宜回首自己的人生道路，通过解剖自己在投身中共以后“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然而让她痛苦和追悔莫及的是她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中共党和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回忆录中她通过“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剖析自己“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如何从一个受害者，同时也变成了害人者。“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事实上，韦君宜在解剖自己的过程中，以她清晰的笔触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实，揭示了中共及其领导人，如何走向其奋斗目标反面的“异化”过程——中共的专制机制“是一个能磨碎任何人的精神的石磨子”。

从延安的“抢救运动”，到中共执政后“反胡风集团”，批判电影《武训传》，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韦君宜深深的体认到种种“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过关’”的丑态。与其他人在回忆录中一味诉苦、表功的不同是，韦君宜的《思痛录》没有过多控诉的泪水和对自身委屈的感慨，倒是没有回避自己违背良心做错的事情和应负的责任，并真诚的忏悔，她写到“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被中共扭曲之后的最终醒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前途依然有理由抱持…希望。

据著名作家戈阳介绍，体现韦君宜大彻大悟的这本《思痛录》，在出版过程中也遭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阻挠。也许是韦君宜在中共党内的特殊资历，她在《思痛录》写作过程中希望自己能老实的写，起码不有意绕开某些东西，比如她写到“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在回忆反右运动那段经历时，她写到了目前流亡海外的著名记者、作家刘宾雁和戈阳。这一种的处理方式，可以说在中共现有的公开出版物中是一个突破。

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研究中共党史一本十分难得的好书，而且首先就应该让提倡“讲政治”的江泽民好好读一读，真象韦君宜说的，“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所以，“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

□ 原载《新世纪》1998 / 10

~~~~~  
【读者回响】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也谈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

• 老 陈 •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八期（zk9810b）所载宋宏亮的《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一文写得不错。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如今个体经济繁荣的温州地区，当年在政治上竟经历过如此的风云激荡；精明现实的温州人，当初却曾为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疯狂地自相残杀着。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这一代温州人，实在是胜过了我们这一代。

温州武斗的持续时间之长，对城市破坏之严重，战斗的酷烈及对战败者报复的野蛮程度，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文革”武斗中实在是很有代表性的。近年来一些“文革”史著述对此没有足够注意，可能跟掌握史料不多有关。本人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武斗（从1967年到1976年），在此也来谈几句：

(一) 宋文关于温州武斗的背景分析，有一定深度。“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两派之争，南北干部之争，地方军与野战军之争，以及各方内部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长期武斗不息。温州的武斗，可以看成是“文革”武斗的一个标本，了解温州的武斗，对研究“文革”武斗不无帮助。

温州的武斗，起于1967年6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1967年夏，“支左部队”（属二十军）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1971年9月，林彪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1973到1975年间，两派又多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政治失势，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二) 1967年（宋文误为1968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次武斗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三) 宋文说“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传。姚国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和许世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指挥）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但未能进入党政权力核心。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四) 毕庶朴(宋文误为毕叔普)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的一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倒台，但并未被认真清算过。

(五) 1967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烈的气味飘出很远。

“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手方面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物洗劫一空。

(六) 温州两派武斗，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历来军事行动，平民往往比军人死得多。如果说温州两派死了三千人，加上平民死的要超过这个数好多。两派成员多为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忽然间手中有了武器，单单玩枪走火就死了不少人。派系武装盘踞西郊冷冻厂时，我有一天经过厂门口，见一群人围在门口哭闹。原来有一农村少年因扒在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斤冻猪肉来作赔偿了事。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令我三十年忘不了。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之中，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已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文革”者始料未及的。

□ 寄自中国

∞ ∞ ∞ ∞ ∞ ∞ ∞ ∞ ∞ ∞

《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中的错误

• Keith Forster •

编辑：

增刊158期(zk9810b)《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中有好几个最基本的错误。

为了不占领贵刊太多的地方，我就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领导浙南游击队的不是龙潜(他在文革初期当过浙江省军区政委)，而是龙跃。

第二，文章提到姚国麟在文革中使人十分惊奇的行为。但令人感觉更加奇怪的是，文章写到姚国麟在六十年代末被解放军轰毙。

我是一位澳大利亚学者，为了研究浙江省的当代政治史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1990年我发表了题目为《造反与派性：浙江省1966—1976年政治史》的一书。在1974年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省革委发布了拘捕通缉令之后，姚被拉上了杭州的批判台，又坐了第二次监狱。

在1989年三月份，我跟我现在的太太在姚国麟家里做客，他谈了很多关于文革的情况，给我们看中共浙江省委1978年《给姚国麟同志平反的决定》等等说明他还在人世，是否姚国麟先生是第二次生命？

□ 寄自 kforster@scu.edu.au

~~~~~  
【往事如烟】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仲夏夜之梦

• 艾晓明 •

这是记忆的色彩，天空一片铁锈红，那些夜晚，是我迈出童年进入觉醒的夜晚。这种红色的中心是悬挂在教学楼中心的大喇叭，那年，我将满十三岁，仰望大喇叭想象生活。在我看来，喇叭是一颗巨人的头颅，它有隐藏的耳朵和眼睛，那从凹处突起的中心，它的舌头象喇叭花一样的外延伸出，吐露每天的意义。我们从它的语言进入一场圣战，请想想那揭开壮丽晨曦的宣战吧。也是从那些日子起，它在晚上对着校园里的家属楼说话。词语缤纷，犹如焰火爆裂在夜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在这些个词背后，可能是“红教工”、“同志们”，也可能是“路线”、“战斗”或者“司令部”……，大概再晚一些时候，出现了“红卫兵”和“小将们”的搭配。“小将们”，不是一种小菜、豆瓣酱、果酱，它是那么响亮和悦耳，那些聆听到它的召唤的青年，其表情的纯洁和庄严，在此后的岁月我再未见过。

那些青年，他们是校园里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高中学生，啊，但愿他们知道，在一个刚小学毕业的女孩子眼里，是多么的纯洁和英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中有些人穿上了褪色的军装，红臂章因此更辉煌耀眼。接着，在某一个下午，饭堂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又一张红色的大字报，整个班级的青年宣布抛弃过去的名字，他们全体换上了新的名字，那些“革”……“红”、“卫”、“兵”、“东”、“彪”……反反复复地组合成词，尾随在无法变更的姓之旁。另外一些人变成了地名：延安、遵义、韶山……所有这些，是革命时代的骄子，宣布他们的新生。

我要说到的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生命中的晚上如果能够重新来过，这个晚上是我想要重过的一夜。在一个小说中，我看到，主人公有一个幻想，那就是在他迎面走过的地方，他不想要的景物全都可以任意删除。这个幻想最适合恋人们，假如可能的话，我想恋人是最不愿意见到别人的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删除遇到的无辜景物——但愿不是我们。如果能重返时间，我愿意重返那样一个仲夏之夜晚。那一天，母亲为我们做了一件事，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母亲在那样一个夏季是四十八岁，比现在的我年长三岁，实际上这个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在我的四十五岁，我知道自己正在老去——每日照镜，对其中的那个影象日渐没有感情，眼见那个影象越来越不象自己，从那一天开始，我意识到所谓老



去的意思。或许我并不能说这是一个发现，别的人早就知道，每个人的五官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当这个比例明显放大，那种叫做匀称感的距离消失，而尤其是，在裸露的脖子上，黑色细胞积聚，苍老的就这样显形了。但别说岁月无情，正如博尔赫斯——他是我们这个世纪一个伟大的瞎子，我怀疑他是唯一经历了死亡而从那个国度活着回来的人之一，哈姆莱特曾经质疑，没有人从那里回来，他恐怕是错了——所说：如果我祈祷，我显然不能提出要求，要求我的视力不衰退是痴心妄想。时间的进程是铁的环节，要求任何恩惠，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恩惠，等于是要求打乱时间的进程，谁都不配指望这种奇迹。我要说的是，在时间的进程中，我到了接近母亲的年龄，母亲要到这个时候才逐渐被我了解，她的影象比在我的十三岁的那个夏天更加清晰。

事实上，那个夏天我看不见我的母亲，几乎也看不见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多数时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是因为他的工作是说话，回到家里，他几乎不再愿意答理我们，我们是我和我九岁的弟弟。在有些时候，我父亲宁愿让棍子代他说话。我的小学同学记得一件让我们蒙羞的事，她们不知为了什么轰到我家参观，注意到在我们的床头，我想，应该肯定地说，是在我弟弟的床头，帐杆上挂着一根仔细挑选出来的竹棍；此外也许是在我们小屋的墙上，贴着一张检讨书；我也应该肯定地说，那准是我弟弟的手笔——他需要检讨的事情可太多了，一个九岁的精力过人的男孩，有什么他干不出的坏事吗？

但在那些喧哗的夜晚，我们家里一片寂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晚饭后，父亲连灯都不再打开。母亲默默地收拾碗筷，而我的弟弟，夹了一床竹席说：我去游泳，然后我去平台睡觉，他就出门，不再回来。我也一样，出去游泳，但我不去教学楼的平台睡觉，那里全是男孩们。我会回家，而家里，通常一片黑暗。父母们几乎每个晚上开会，回来之后，他们坐在小凳上，每人摇着一把扇子，既不睡觉，也不说话。我和弟弟的小床在这个套间的里屋，现在我独自躺进蚊帐里，想着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我的生活将会如何开始。

关于那样一个夏天，亲爱的朋友，正如我有一天在信里告诉过你一样，有一些事情我不了解，它们却被我记住，正如我自以为了解的一些事情，后来却忘得点滴不剩。那个夏天我不理解的一件事是在游泳课上，我们全班分成小组去跳水，我是新来的插班生，我不会水，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体育老师。全班到湖边去游泳时都兴奋莫名，假如不是这样，我们将在教室里听批判三家村的广播，听着听着，有人打呵欠，有人开始递条子，粉笔头从讲台上发射出来，伴随着班主任的训斥。这个下午，终于没有政治报告要听，体育课如常进行。我们排着队，依次走上那个白色木架子的小跳台。女孩子们在家里就穿好了游泳衣，我记得我的游泳衣是枣红色，我在跳台上开始不停地拉那上面和下面的三角，这件让人不好意思的紧身衣。并且，我不知道，如果我跳下水去，浮不上来怎么办呢？我已经听说了若干淹死人的故事，在这个夏天，一直都有一种传说，例如有一对男女，他们要了一只小船，船划到湖心，那个男的或者女的就往下跳，总之这样的事故重复地发生，仿佛湖里隐伏着水鬼一样。

我走上跳台时只是不经意地犹豫了一会，我到这个班上不算久，还没有知心朋友，没有人知道我不会水。我看见跳台下一圈越来越大的白色的水花，心想会不会一脚踩着前面一个同学的头。我正在发愁，等着那水花下冒出我的同学的头，这时肩膀受到一击，这一击的掌力让我横着飞出去，就象被折叠到水里一样。我觉得头脸一声啪的脆响，然后脚落到了水底，而很快就站住了，水不过到脖子。

我看见在我击出的水花里，有一点点红色的水珠落下来，一滴一滴，在水里红色变成淡红的蒲公英，然后变成白色的涟漪。我的手背擦过鼻子之后长出了一撇一撇的红胡子，四周欢声一片，那种叫疼痛的感觉让我吃惊，在水里仰望我的老师，



老师高大健硕，他的皮肤在阳光下闪亮，他的红色短裤饱满地突起，刺眼的红色和阳光一样，和我的脸一样热辣辣的。那种毫无准备的吃惊和热辣辣的痛感就这样沉入了记忆，而在水里翻滚的皮球一般的小脑袋里，老师也许不会想到，有一个红鼻子的小脑袋看他时诧异的眼神和热辣至今的记忆。

我想如今我已经可以解释，那个体育老师岂敢把一个小姑娘一掌击下水。正如我的父亲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在那个夏天开始他此后十年的厄运。我想我的母亲也不会了解，在某个午后，这个中学的核心领导们，那些有权利挑选档案的积极分子，他们研究了几十个老师的卷宗后，明确无误地挑出了我父亲做为牛鬼蛇神的种子选手，于是有了一个中午，我放学后一下子看见校园里从四层楼上垂下的大标语，赫然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要说的是，如果今天的我，明白这标语的意义而仍不满十三岁，我会选择不活。不活，绝不和这样的世界活着。今天我真正不能理解的是，事实上，当时只有很少的人选择了死，很少很少。绝大多数的人的兴奋和欢乐超过我认识他们的以后的岁月，人们多么热爱生活，热爱那个一天比一天更伟大的世界。

我想我的体育老师正是这样表达了他对时代的热爱和疾恶如仇，而我，是一个敌人的孩子。也许他看不见我脸上的鼻血，也看不见水把我的脸拍得通红，那种刺疼他怎么看得见呢？或许他根本不是出于厌恶，只是希望我们出息罢了，也许他只是想一掌击倒女孩子的娇气吧。他做到了，我很快就一点也不娇气了。这样一件事，我连母亲都没有告诉。

母亲在那样的夏天给了我第一件叫做胸罩的东西，那东西是白色的细布做成，在左侧有一大排扣子，这样我知道遮挡发育的方式。那东西会使胸部平整而坚实，和一个健壮的男孩无异。我们所有的人都斜挎着书包，书包的帆布带子克制双乳不露痕迹。在那些日子，我和母亲几乎没有其它的接触和交谈，因此我不太留意，那个晚上母亲没有回来。

那个夏天开始的夜晚，父亲和母亲同床共寝，因为我们搬进了多一个套间的住房。在此之前，我和弟弟占据了大床，我的父母也许有好几年都没有在一起。他们有时互相吼叫，因为钱总是不够用，而总是有东西要买，他们互相指责应该如何管帐，或者他们为打孩子。我们在那个夏天之前挨过的打实属不少，母亲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的小弟挨打，可他要挨打的理由简直数不胜数。

在那个夏天，我父亲被剃光了头回来，我被学生教唆，不给他买饭。他每天自己去食堂买饭，惟有我的母亲，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我听见他们絮语交谈。那种声音就象蚊子一样小，断断续续。我听见他们在讲述一个又一个遥远的故事，念叨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亲人和朋友的名字。他们的语词对我好象一种外国语，陌生、奇异，不可理解。他们说：爷爷、妈咪……我在这种絮语中进入自己的梦。那些日子，我的梦是一个穿白色短裙的体操运动员，她依然是个孩子，然而她穿着那种羽翼一样的白色短裙，两只手臂向身后尽力舒展，她的一只腿向后弯曲，另一只腿在前面，她的白皙的脸靠着足尖，沉浸在天鹅湖一样的梦里。我一直在模仿那些画报上的体操动作，幻想着有那个女孩一样挺拔而优柔的形体。

那个晚上，母亲没有一直回来。我不知道我弟弟那些晚上在干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为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个人操心。他干过的事有一件是在某个小卖部的窗口，用铁丝挑开窗板，然后打开里面的抽屉，拿出里面的钢蹦和毛票，再去买烟抽。十岁的第二年，中学生们学会了用汽车武装自己的队伍，他学会了用刀子捅汽车轮。那个中学生保卫队的司机，他在我家里用杯子砸破我父亲的头，我弟弟就去捅他的汽车。中学生提着刀追上来时，我弟弟说他飞过了一条救命的壕沟，那沟，他说，肯定宽过两米。

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我弟弟目睹了母亲不可告人的一幕。他说，可怜。三十年以后，他对我说及此事，吸了一口烟，良久不语。再说，还是两个字：可怜。他说，他看见妈妈，失手打碎了毛像，这一下，父母面面相觑，而且，用如今文坛上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就叫：失语。他们大眼瞪小眼，站了好一会，仿佛那碎像的声音震破了耳膜，要到那声音完全听不见了，他们才恢复神志。这时，我父亲肯定知道，他绝不可以有任何动作，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动作权利的人。我的母亲，居然拿起了一个扫把，把圣像的碎片扫进了撮箕，然后找了几张报纸，把撮箕里的东西包了起来，叠了又叠，放进了她上班装红宝书和笔记本的布兜里。

以下有我的发挥，但以弟弟的回忆为本，和真实不会有什么差距。我看见母亲若无其事地走出家门，而她的小儿子，她最宝贝的儿子，这个顽劣的男孩象往常一样跟在她的身后。母亲在那样的晚上必然要去单位开会学习，儿子有时跟着母亲走一会，会讨到三分钱买冰棍。现在母亲无心理睬他，只是说：你别跟着我，你不要跟人打架，你快回去吧，妈妈今天没有钱给你。母亲在郊野的小路上走，那些路旁，曾经是大片玫瑰的苗圃，但玫瑰早被铲除，种上了宝塔般的小柏树。我弟弟，手里捏满了从树上掰下来的不规则形状的柏树之籽，不弃不舍地跟着母亲。

母亲站在一个水塘边停下脚步，这时，只有夏天的青蛙，我故乡的夏夜，那些不眠不休的青蛙啊，象婴儿一样无忧无虑，任性长鸣。还有我弟弟，母亲溺爱而无钱打发的小男孩，在柏树林子里穿来穿去。我的小弟，他又瘦又黑，一个夏天也不穿上衣，就象一条塘鱼。弟弟圆睁着黑眼睛盯住母亲的手袋。这个手袋里，装着能置全家于弥天大祸的玄机。

母亲不再理他，从包里拿出那包东西，她也许试着甩手，看能投出多远，她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子，她从来没有练过投掷，一定试着甩了多次那包东西扔不出去。我弟弟从柏树林子里跳出来说：妈，看我来。我弟弟，一下就把那包神圣之物投进了水塘中央，如果不在正中央的话，我相信他会跳到水里把那些他认识的鱼都叫醒，活吞了这圣物。

母亲一定愁颜舒展，轻快地到班上开会，这样一个机密她和我弟弟两人分享，此后许多年，我深感母亲热爱弟弟，一定肇因若干类似机密。

母亲在那个晚上没有回来，我的父亲，整个夜晚坐立不安，这是他们之间的另一个秘密。后来父亲说：母亲午夜过后终于平安到家，简直是一个奇迹。许多年后，我重复了母亲那个晚上的行程。我离开家乡城市已有许多年，我也忘了为什么那次我错过了最后一班车，只好步行回家。在宽阔的马路上，人迹稀少，我一个人在走。街灯明亮，道路悠长。我走过一片一片黑黢黢的树影，心里空荡荡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行走。类似的经历在我此后的一生里注定会有重复，记得有一天，痛失一位朋友，我却要赶去一个有关的工作会议，在汽车上，满目人群，全都遥远陌生，车仿佛可以去到任何地方，除了天国。我急着下车，换乘出租，眼泪兀自流淌。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他们在不到一百天的日子一起离开人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还在活着。我在一个人的旅途上想着，现在可有一位朋友可以想念，我指的是在人间，不是在天上，不是隔着墓墙，没有回应的悼念。在那种夜晚，我想到我的母亲，她在那个晚上经历了何种伤感。

母亲在那个晚上失去了一个孩子，她是我的姐姐。我的姐姐是母亲在前夫去世之后生下的遗腹子，这是另一个悲伤的故事，我不在这里讲了。母亲和父亲在家里被抄后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告诉姐姐，请她赶快把那些老旧的照片处理了，因为我们家的老照相簿全被抄走。那上面外祖父穿着国军将官军服，凛然难犯（指国民党将领唐生智——编注）。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千娇百媚，全都象我几十年后在图书馆

看到的三十年代的老照片的模样。我的姐姐，我们这辈中唯一在外祖父身边度过童年的孩子，穿着荷叶边的毛线裙子，胆怯地缩在母亲身旁。孀居的母亲，战乱中拉扯着这个孩子的母亲，忧伤而清秀。

我的1966年出嫁的姐姐，进入了一个城市职员的家庭。她在晚饭后见到母亲，听说家里已被查抄，直如惊弓之鸟。天色见晚，姐姐请母亲离开，不然她要去居委会汇报，她将要汇报母亲的出身，继父的现状。在此之前，她在家信里提到继父，直呼其名，已经表示了她的态度。母亲面无表情离开大女儿的家，公共汽车已经收班了，她独自从城市的街区走向郊野。

昨天晚上，我再次回到母亲弥留的日子，护士拉着母亲的手臂量血压，母亲面无表情，我明白，护士将要吐出的几个字是时间：二点十分。这是时间的终点。我也明白，我不会再嚎啕大哭，用噪音向隔邻的病友播散噩耗。我在梦中等待护士肯定的时间，我想我要静默站在母亲一边，拉着母亲温暖的手，守护最后的尊严和沉寂。就象在那个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夜晚，母亲平静地离开我的姐姐，然后穿过黑暗的树影，走向我们。在她经过的省委大院，红卫兵沿路盘查行人，无数长发散落一地，好多裤子因为尺度不对被剪开，出身不好的答案招来怒斥和皮带。母亲若无其事地走在路边和树下。我想那天晚上也许有天使出现，母亲最后不是行走，而是在他们的羽翼下，象一片夜云一样潜行，树叶轻垂，晓风低吟，母亲无恙归来，恍然若梦。

□ 寄自美国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本期 校对：    | 钟 超（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读者技术咨询：   | 徐名扬（澳大利亚） |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cnd-help@cnd.org</a> > |
| 网络技术维护：   | 张雨田（美国）   |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cnd-info@cnd.org</a> >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